



何介臣曾是逐花而居的養蜂人，足跡隨著季節與花開而遷移。油菜花由南往北開，他隨之北上；梅花從高山往平地開，他也沿山而下，如今，他則爲了滿山遍野的梅花，停留在台東的一處高山上。

到台東，原是無心插柳；15年間，柳已成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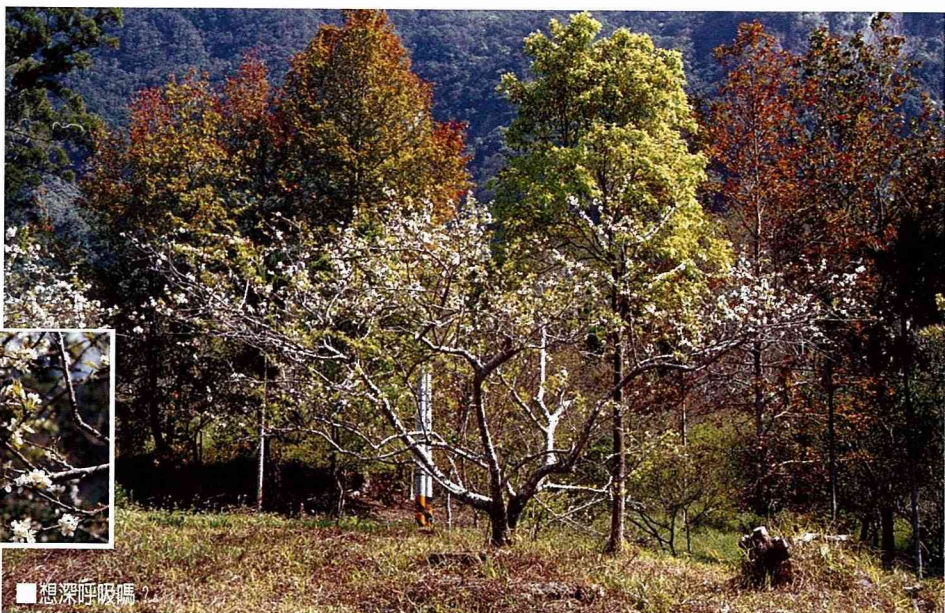


■今年梅花開的晚。

仲春3月，松林生態農場的梅花正盛開，農場主人何介臣說，今年梅花開得晚了，往年12月底便已白了山頭，可能是去年碧利斯颱風打亂了生理期，也可能是故意延後花期，等待遠道而來的訪客吧！

松林生態農場位於台東縣延平鄉鸞山村，從花蓮開車經台九線至鹿野鄉，往鸞山村方向行駛，即可看見指標，在中央山脈的這一端，生活步調舒適而寧靜，讓人的心情及車的速度都不自覺地慢了下來。

抵達路口，再加足馬力，迴旋而上十數公里的山路，在海拔四、五百公尺的山裡，遠山層層疊疊，如潑墨山水般濃淡分明，行走其間，像走進畫裡一樣；空氣則清新得像冰透的水，含氧量似乎比都市裡足足多了幾倍，讓人忍不住多吸幾口氣。



■想深呼吸嗎？

松林生態農場

山路並不難走，除了彎曲蜿蜒外，不但已鋪設柏油路面，何介臣並在沿途種植油菜花、朱蕉等植物，色彩繽紛豔麗，在藍天映照下，這樣的風景無疑是動人的。

其實這裡原是片叢林，原始而荒涼，何介臣從零開始，憑著雙手一寸一寸地開墾。他說，當時沒有馬路、沒有電話，種了樹，颱風一來，全倒了，只好從頭再來，由於地處偏遠，得不到政府關愛的眼神，一切得自己來，「苦不堪言」。

闢了地，該種些什麼呢？何介臣雖是個養蜂人，大卡車載著妻兒及兩百多箱蜜蜂南來北往，逐花而居，但看遍花開花落，卻未曾種



■何介臣說，海芋花莖長得高出葉片，才能採摘。

過花，這地方海拔高、氣溫低，就種梅花吧！

在廣達18公頃的土地上，大約10公頃種植梅花，其餘土地則遍植楓香、橄欖、桃花、李花、日本紅柿等，還有水生的蓮花、海芋，地面上則蔓延著油菜花、酢漿草等野生植物，現在他不必時時遷移，從早到晚，自春而冬，都有看不盡的花海了。



■醉漿草花毯。

3月時節，一眼望去，粗壯蒼勁的梅花枝幹上，像罩著雪似的，白了山頭；風起時，花瓣旋轉著飄落，更像下雪了；細細凝望，朵朵梅花像以工筆描繪般，姿態古典優雅；即使只是老樹枯藤，在晴空下，也獨具蒼涼之美。

不過，何介臣卻獨鍾醉漿草，他說，醉漿草花朵雖小，花色卻綜合了粉紅色、深紅色及紫色，還帶有斑斑紋路，不單調，也不絕對，四季盛開，像為大地鋪上紅毯般，讓人不忍踩踏。

在耕作的過程中，何介臣警覺到農藥及化學肥料的施用，對於土地及人類的傷害極為深遠，於是從6年前開始從事有機耕作，先進行休耕，通過土壤、水質無毒試驗後，於3年前種下新梅樹。



■八卦蜘蛛，自由自在。



■楓香樹結的毬果。

有機農作由於不噴灑農藥，病蟲害較嚴重，因此必須經常修剪、疏枝、除草，以使植株枝極通風，日照充足，工作量因而增加了好幾倍；同時因為不用追肥，產量也減少，以前採粗放管理時，每年可以收成12-13萬台斤的梅子，現在則僅約7-8萬台斤，少了兩、三成左右。

雖然收成減少，何介臣仍不吝於與大自然分享，許多農人為避免農作遭鳥兒襲擊，捕鳥網、稻草人雙管齊下、軟硬兼施，不過何介臣說，鳥兒愛吃果實是自然現象，大樹既源自於土地、源自於自然，把部分收成留給大自然，理所當然。

何介臣「與自然共存」的觀念，也呈現在他對相思樹及蜘蛛的寬容上，相思樹向被稱為「自私的樹」，經常將其生長範圍內的水分、養分一掃而盡，侵略其他植

物的生長領域；蜘蛛也是，向來被視為毒蟲，欲除之而後快，不過何介臣全部保留下來，他說，不論相思樹或蜘蛛，算起來都是這裡的「原住民」，人類有什麼權利剝奪牠們的生存呢？

有機農作促使大地恢復生機，也使自然生態逐漸甦醒、浮現：水池裡，有各式各樣的浮游生物；四季蛙鳴不曾間斷；身披紅、黃、藍、黑、綠五色彩衣的五色鳥，或在楓香樹上引吭高歌，或在枯木上「叩—叩—叩」地啄著；老鷹、伯勞鳥在天空中盤旋；蝴蝶、台灣藍鵲經常「成群結隊」地出現，種種景象都令人驚豔不已。

豐富的自然生態，使農場的景觀更為壯麗，12月底可以賞梅，在梅樹下或坐或臥或散步，就算梅花謝了，生態農場也並不寂寞，何介臣細數著：天氣一回暖，桃花、李花、海芋接連著開放，一直到4月中旬，由體型碩大、會飛翔的水生螢火蟲登場，此時還可採摘梅子、李子，6月是陸生螢火蟲的舞台，到11月初，又輪到水生螢火蟲表演了。

15年前來到台東，何介臣就愛上這裡與世無爭的環境，他說，這裡有看不完的青山綠水，體會不盡的鄉下人的熱情，有空，就來作客吧！

翹